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四七號

據

清·張鵬翥等修，熊松之等纂
清同治十年刊本

影印

江西省

高安縣志

(八)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一版

高安縣志

共八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F

電話：七四一五四三二一九

印刷者：上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145號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三號

高安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志表

狀序

銘

祭文

傳

賦

啟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宋蘇轍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
告降三官知袁州卽治陸行趨陳畱具舟赴任九月十
日行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害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
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
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
於功名待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
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徧歷要塗人心忌其超

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
從出惟闇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
山命輕若髮游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
里而爲近今茲責分畱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
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饑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
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本無援恩出獨斷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驚
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
微猶得陳述臣自處本無可言顧惟兄弟二人迭相須
爲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况復墳墓闊疎父子
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言思之誰可告

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關
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望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舅曾使君知筠州謝表

呂祖儉

九畿星拱並受詔條萬乘大臨誕敷宸指雖陋邦之代
匱亦德意之親承具以聖謨告於裔土竊以舜門穆穆
輯瑞以朝諸侯湯網恢恢受球而綴下國思皇盛旦率
履舊章肆勤前席之咨傳及左符之寄腹心屏翰臂指
豪英凡拜賜於朱轡咸觀光於丹旆如臣者至謏而拙
甚愚以疎弓箕久負於家傳簪笏偶逃於官謗長江右
壤筠水附城盼竹使以承流已過斗升之量欵楓宸而

錫對幸瞻咫尺之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
健中正下天上地酌民瘼以廣求小紀大綱收主威而
總攬邈在河山之外皆如廉陛之前臣敢不遵奉章程
慰安黎庶愔行教化漸消珥筆之風恪守部封少効挈
餅之智

知筠州謝到任表

楊萬里

需章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與期而俱
近感及喜以交併不勞載驅已抵所治伏念臣學行將
落行能無稱巖居川觀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本茹願其
外以奚爲際熙運之休明彙羣才而登進再收遠跡誕
寘周行念文教之忠云旣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如未

老而先衰兒女滿前婚嫁未畢方抒情而地蹟忽從欲
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水江西道院製菡萏於
劔池仰惟君父之恩何有中外之間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立心咸五侔德疇三若予厚下之仁怙冒率土咨汝
宅生之吏惠鮮小民無愛珪符下逮檮櫟臣敢不祇若
德意宏敷詔條令修庭戶之間所先豈弟民和隴畝之
上茲謂答揚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陸游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筠州百姓陳彥通因訴
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錄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

盲役事其本州於淳熙六年十月內以爲陳彥通所論
盲役不實遂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
盲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勒
停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收敘公
人於令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收敘而隱落
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準此將百姓陳彥通決
脊杖十三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如告人放火而實不
曾放火告人殺人而實不曾殺人誣陷善良情理重害
故反其所坐然有司亦不敢卽行多具情法奏取聖裁
今愚民無知方其爲奸胥猾吏之所屈抑中懷冤憤訴
之於官但聞某人曾以罪勒罷又有許告指揮則遂於

狀內夾帶冒役之語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當末減以通下情縱使州郡欲治其虛妄驚越之罪亦自有見行條法笞四十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招撫置之徒罪則百姓被苦豈復敢訴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爲政者莫不嚴於馭吏厚於愛民今乃反之事屬倒置兼見今諸處冒役吏人雖究見是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卽置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却決脊杖之理臣本欲卽按治鐫州官吏又緣有上件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到指揮顯見因此陳請致得州郡憑藉用法深刻臣蒙恩遣使一

路出自聖知拔擢苟有所見不敢隱默欲望聖慈更賜
詳酌如以臣所奏爲然卽乞特降睿旨寢罷乾道六年
八月二日因臣僚陳請所降指揮庶使百姓不致枉被
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有畏憚天下幸甚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序

宋蘇轍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君卒於山之陽其孤格書
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旣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
爲詩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於清泉鄉書
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遊京師識
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
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盛

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
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
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紬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
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君非獨然君
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
十年矣君亦非久于此者也旣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
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
之不復見拜凝之於床下其容晬然以溫其言肅然以
厲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
戚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
士法卻五穀煮棗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沒也晨起

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反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強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微以爲食餓死于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爲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絜廉不撻冰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吾將與凝乎同

鄉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

并序

蘇轍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嶽
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
香本曰吾昔爲爾作夢甚異爾不悟卽死不可不勉師
茫然不知所謂旣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
無疑也趨往告本曰向吾夢女吞一世界一剎刀女今
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坐爲眾說
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子常從之
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常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
亦無以告子子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卽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女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落髮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司馬光

皇祐初光爲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

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
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爲廣西帥奏掌機宜前
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
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
原篤好之爲人強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
所不覽坐聽其談滾滾無窮上下數千載細大之事如
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
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爲龜鑑光承乏侍臣嘗從
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核通况天子一日萬
幾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於顯德凡關國家之
興衰繫眾庶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詮次爲編

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卽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卽以諉之道原光蒙成而已今上卽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以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甯中介甫叅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嘗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

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
眾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
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
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卽奏乞監南
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
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
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
見畱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
伏枕再期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際輒取書修之病益篤
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
丞年止四十七嗚呼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